



碧

雞

澤

志

碧雞漫志序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雞坊妙勝院自夏涉秋與王  
和先張齊望所居甚近皆有聲妓日置酒相樂予亦往  
來兩家不厭也嘗作詩云王家二瓊英藻妖張家阿倩  
海棠魄露香亭前古秋光紅雲島邊弄春色滿城錢癡  
買娉婷風捲畫樓絲竹聲誰似兩家喜看客新翻歌舞  
勸飛觥君不見東州鈍漢髮半緇日日醉踏碧雞三井  
道予每飲歸不敢徑臥客舍無與語因旁緣是日歌曲

碧雞漫志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出所聞見仍考歷世習俗追思平時論說信筆以記積  
百十紙混羣書中不自收拾今秋開篋偶得之殘脫逸  
散僅存十七因次比增廣成五卷目曰碧雞漫志願將  
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一時醉  
墨未忍焚棄耳己巳三月既望覃思齋序

碧雞漫志卷第一

述古堂

王人學校本

生壽人墓不有心此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  
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  
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  
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卽詩  
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甚

碧雞漫志卷一

一知不足生爲叢書

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  
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  
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以詞就音始名樂  
府非古也舜命夔敎胄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  
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  
賡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聲律隨具古者采詩命太  
師爲樂章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勸天地  
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  
教化移風俗詩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

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箏弦金石造歌以  
被之若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三  
調歌辭終非古法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禪  
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時今之所謂古  
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  
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  
在聲律則渺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  
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  
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  
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  
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者亦可語此耶古者  
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擊適齊于適楚繚適蔡缺適秦  
方叔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二又見  
于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  
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  
答曰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

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鉤鬣鼻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矣今有過鈞容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負罪死臨絕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神之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

碧雞漫志卷一

三知不足齋叢書

人兩歌又不在諸王下

兩一作所

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

以來非無作者大槩文采有餘性情不足高歡玉壁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勅勒歌其辭略曰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勅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

古

荆軻入秦燕太子丹及賓客送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涕淚又前爲歌曰風蕭

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  
瞋目髮上指冠軻本非聲律得名乃能變徵換羽於立  
談閒而當時左右聽者亦不憤憤也今人苦心造成一  
新聲便作幾許大知音矣

或問元次山補伏羲至商十代樂歌皮襲美補九夏歌  
是否曰名與義存二子補之無害或有其名而無其義  
有其義而名不可強訓吾未保二子之全得也次山曰  
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亡古音樂歌自太古  
始百世之後遂亡古辭次山知之晚也孔子之時三皇  
五帝樂歌已不及見在齊聞韶至三月不知肉味戰國  
秦火古器與音辭亡缺無遺

碧雞漫志卷一

四知不足齋叢書

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爲多魏平荊州獲漢雅樂古曲音  
辭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李延年之徒以新  
聲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  
代短簫鏜歌樂曲三國時存者有朱鷺及如張上之回  
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  
各改其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元雲鈞等二曲名存  
而已漢代鼙舞三國時存者有殿前生桂樹等五曲其

辭則亡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紵子夜團扇懊懣石城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辭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辭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聲行于今辭見于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爾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尙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則無傳勢使然也

碧雞漫志卷一

五知不足齋叢書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綠珠亦自作懊懣歌曰絲布流難經一作經元伊侍孝武飲讌撫弦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熊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與敦別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旣去可長歎可一作有念別惆悵會復難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驕驄



文馬鐵鍔

文一作駿

七尺大刀奮如湍

一云七及大

丈八

駉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

驍驍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

不還柰子何

柰子何一作復柰何

劉曄聞而悲傷命樂府歌之晉

以來歌曲見于史者蓋如是耳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

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

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

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

碧雞漫志卷一

六知不足齋叢書

高玲瓏能歌歌子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

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

中詩云已舊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豔歌元微之見

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

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

所賦尤多怨鬱悽豔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考莫

得偶矣

一作能

惜乎其中亦不備聲歌弦唱然唐史稱李

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弦筦又稱李益詩名

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

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王  
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于箏弦又舊說開元中詩  
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  
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定一試觀諸伶  
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吳  
不明送客楚帆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  
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  
前日晝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渙之曰佳妓所唱如

碧雞漫志卷一

七知不足齋叢書

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  
妓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  
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擲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  
妄哉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  
俗也俗一事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  
簫歌衍所撰宮詞云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  
春月華如水映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五代猶有此風  
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明月  
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

其美耳一云此暗合孫吳耳

元微之序樂府古題云操引謠謳歌曲詞調八名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長短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疇者爲謠謠備曲度者總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微之分詩與樂

碧雜漫志卷一

人知不足齋叢書

府作兩科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後世俗變凡十七名皆詩也詩即可歌可被之箏弦也元以八名者近樂府故謂由樂以定詞九名者本諸詩故謂選詞以配樂今樂府古題具在當時或由樂定詞或選詞配樂初無常法習俗之變安能齊一

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戰國時男有秦青薛談王豹綿駒瓠梁女有韓娥漢高祖大風歌教沛中兒歌之武帝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漢以來男有虞公發李延年朱顧仙未子尙吳安泰韓發秀女有麗娟

意奴高玲瓏長孫元忠侯貴昌韋青李龜年米嘉榮李  
袞何戡田順郎何滿郝三寶黎可及柳恭女育穆氏方  
等念奴張紅紅張好好金谷里葉永新娘御史娘柳青  
娘謝阿蠻胡二姑寵姐盛小叢樊素唐有態李山奴任  
智方四女洞雲今人獨重女音不復問能否而士大夫  
所作歌詞亦尙婉媚古意盡矣政和閒李方叔在陽翟  
有攜善謳老翁過之者方叔戲作品令云唱歌須是玉  
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顫字如貫珠老翁  
雖是解歌無奈雪鬢霜鬢大家且道是伊模樣怎如念  
奴方叔固是沈於習俗而語嬌聲顫那得字如貫珠不  
思甚矣

碧雜漫志卷一

九知不足齋叢書

或問雅鄭所分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至論也何謂中  
正凡陰陽之氣有中者正故音柔有正聲有中聲二十  
四氣歲一周天而統以十二律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  
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正用則平氣應故曰中正以平  
之若乃得正氣而用中律得中氣而用正律律有短長  
氣有盛衰太過不及之弊起矣自揚子雲之後惟魏

津曉此東坡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和如古者不得中聲故也樂不得中聲者氣不當律也東坡知有中聲蓋見孔子及伶州鳩之言恨未知正聲耳近梓潼雍嗣侯者作正筮訣琴數還相爲宮解律呂逆順相生圖大槩謂知音在識律審律在習數故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諸譜以律通不過者率皆淫哇之聲嗣侯自言得律呂真數著說甚詳而不及中正

或曰古人因事作歌輪寫一時之意盡則止故歌無定句因其喜怒哀樂聲則不同故句無定聲今音節皆有韃東而一字一拍不敢輒增損何與古相戾歟予曰皆是也今人固不及古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古今所尚各因其所重昔堯民亦擊壤歌先儒爲搏拊之說亦曰所以節樂樂之有拍非唐虞創始實自然之度數也故明皇使黃幡綽寫拍板譜幡綽畫一耳於紙以進曰拍從耳出牛僧孺亦謂拍爲樂句嘉祐開汴都三歲小兒在母懷飲乳聞曲皆撚手指作拍應之不差雖然古今所尚治體風俗各因其所重不獨歌樂也古人豈無度數今人豈無性情用之各有輕重但今不及古耳

所行曲拍使古人復生恐未能易

碧雞漫志卷第一

碧雞漫志卷一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曲拍使古人復生恐未能易

碧雞漫志卷第二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  
種奇巧各自立格不相公襲在士大夫猶有可言若昭  
宗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非作者諸國僭主中李  
重光王衍孟昶霸王錢俶習於富貴以歌酒自娛而莊  
宗同父興代比生長戎馬開白戰之餘亦造語有思致  
國初平一字內法度禮樂浸復全盛而士大夫樂章頓  
衰於前日此尤可怪

唐昭宗以李茂正之故欲幸太原至渭北韓建迎奉歸

碧雞漫志卷二

一知不足齋叢書

華州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樓眺望製菩薩蠻曲  
曰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于  
山與萬丘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  
大內中又曰飄飄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  
憶仙宮朦朧煙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早晚是  
歸期穹蒼知不知

王荆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奇特晏元獻公  
歐陽文忠公風流縉藉一時莫及而溫潤秀潔亦無其  
比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隨高處出神

入天平處尙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  
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  
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晁無咎黃魯直  
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閒放於狹邪故有少疎  
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  
比晁黃差劣蘇在庭石者翁人東坡之門矣短氣跼步  
不能進也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  
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穎京洛閒時時出  
滑稽語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  
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黃載萬次之  
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  
仲殊次之殊之贈晏反不逮也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  
妙少游屢困京洛故疎蕩之風不除陳無己所作數十  
首號曰語業妙處如其詩但用意太深有時僻澀陳去  
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真陳子高洪覺  
範佳處亦各如其詩王輔道履道善作一種俊語其失  
在輕浮輔道誇捷敏故或有不縝密李漢老富麗而韻  
平平舒信道李元膺思致妍密要是波瀾小謝無逸字



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如刻削通草人都無筋骨要是力不足然則獨無逸乎曰類多有之此最著者爾宗室中明發伯山久從汝洛名士游下筆有逸韻雖未能一盡奇比國賢聖褒則過之王逐客才豪其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姪晁次膺<sub>万</sub>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豔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

碧雞漫志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次膺亦閒作側豔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不聞有側豔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雜以鄙俚曲盡要妙當在万俟雅言之右然莊語輒不佳嘗執一扇書句其上云玉蝴蝶戀花心動語人曰此聯三曲名也有能對者吾下拜北里狹邪閒橫行者也宗室溫之次之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於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也熙豐元祐閒兗州張山人以談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元祐閒王

齊叟彥齡政和閒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  
人口彥齡以滑稽語謔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迴及  
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嚙也寅緣遭遇官  
至防禦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  
子張觀察其後祖述者益衆嫚戲汙賤古所未有組之  
子知閤門事勳字公顯亦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  
之惡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云

柳耆卿樂章集世冬愛賞該洽序事閒暇有首有尾亦  
閒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

碧雞漫志卷二

四知不足齋叢書

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  
野而聲態可憎前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淒涼一  
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閒有離騷惟賀方回  
周美成時時得之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吳音子諸曲周  
大酺青陵王諸曲最奇崛或謂深勁乏韻此遺柳氏野  
狐涎吐不出者也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漢以後皆  
有造語險易則無定法今必以斜陽芳草淡煙細雨繩  
墨後來作者愚甚矣故曰不知書者尤好耆卿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東坡先

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  
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  
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  
用笑也

歐陽永叔所集歌詞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閒他人數章  
羣小因指爲永叔起曖昧之詞

晏叔原歌詞初號樂府補亡自序曰往與二三忘名之  
士浮沈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醒解愠試續南部  
諸賢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皆敘所懷亦兼寫一時

碧雞漫志卷二

五知不足齋叢書

杯酒閒閒見及同游者意中事嘗思感物之情古今不  
異竊謂篇中之意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耳故今所  
製通以補亡名之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  
鴻蘂雲工以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卽以草授諸兒吾三  
人聽之爲一笑樂其大指如此叔原於悲歡合離爲衆  
作之所不能而嫌於夸故云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  
蓮鴻蘂雲昔書中款見而世多不知爲兩家歌兒也其  
後目爲小山集黃魯直序之云嬉弄於樂府之餘寓以  
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又云狹邪之大雅豪

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不減桃葉團扇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則叔原之罪也哉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賜第不踐諸貴之門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長短句欣然兩為作鷓鴣天九日悲秋不到心鳳城歌管有新音風彫碧柳愁眉淡露染黃花笑靨深初過雁已聞砧綺羅叢裡勝登臨須教月戶纖纖玉細捧霞觴豔豔金曉日迎長歲歲同太平簫鼓閒歌鐘雲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開昨夜風羅幕翠

碧雜漫志卷二

六知不足齋叢書

錦筵紅釵頭羅勝寫宜春從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樽對月空竟無一語及蔡者

案小山詞元序南部諸賢下有緒餘二字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卽為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賀方回初在錢塘作青玉案魯直喜之賦絕句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賀集中如青玉案者甚眾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筆予故謂語意精新用心甚苦

吾友黃載萬歌詞號樂府廣變風學富才瞻意深思遠直與唐名輩相角逐又輔以高明之韻未易求也吾每

對之歎息誦東坡先生語曰彼嘗從事於此然後知其  
難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夏幾道序之曰惜乎語妙而  
多傷思窮而氣不舒賦才如此反嗇其壽無乃情文之  
兆歟載萬所居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錄唐以來詞人  
才士之作凡數百首爲齋居之玩命曰梅苑其序引云  
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臭風晨聚椒蘭之酷情涯殆  
絕鑒賞斯在莫不抽毫髮彩比聲裁句召楚雲使興歌  
命燕玉以按節粧臺之篇賓筵之章可得而述焉樂府  
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

案梅苑序云莫不抽毫遣滯剪彩舒衷

碧雞煥志卷二

七知不足齋叢書

蘭畹曲會孔寧極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序引稱無爲莫  
知非其自作者稱魯逸仲皆方平隱名如子虛烏有亡  
是之類孔平日自號灌臯漁父與姪處度齊名李方叔  
詩酒侶也

崇寧間建大晟樂府周美成作提舉官而製撰官又有  
七方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  
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  
政和初召試補官寘大晟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  
調愚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制詞實

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時田爲不  
伐亦供職大樂衆謂樂府得人云

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趙明  
誠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  
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趙死  
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作長短句能曲折  
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閨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  
自古搢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陳後主  
游宴使女學士狎客賦詩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  
新聲不過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等語李戲嘗痛元  
白詩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破壞流於民間子  
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八人肌骨不可  
除去二公集尙存可考也元與白書自謂近世婦人暈  
淡眉目縮約頭鬢衣服脩廣之度 配色澤尤劇怪豔  
因爲豔詩百餘首今集中不載元會真詩白夢游春詩  
所謂纖豔不逞淫言媒語止此耳溫飛卿號多作側辭  
豔曲其甚者合歡桃葉終堪恨裡許元來別有人玲瓏  
散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

學曹組諸人鄙穢歌詞則爲豔麗如陳之女學士狎客  
爲纖豔不逞淫言媒語如元白爲側詞豔曲如溫飛卿  
皆不敢也其風至閨房婦女誇張筆墨無所羞畏殆不  
可使李戡見也

向伯恭用滿庭芳曲賦木犀約陳去非朱希真蘇養直  
同賦月窟蟠根雲巖分種者是也然三人皆用清平樂  
和之去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  
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  
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希真云人間花少菊小芙蓉老

碧雍漫志卷二

九知不足齋叢書

冷淡仙人偏得道買定西風一笑前身元是江梅黃姑  
點破冰肌只有暗香猶在飽參清似南枝養直云斷崖  
流水香度青林底元配騷人蘭與芷不數春風桃李淮  
南叢桂小山詩翁合得躋攀身到十洲三島心游萬壑  
千巖後伯恭再賦木犀亦寄清平樂贈韓璜叔夏云吳  
頭楚尾踏破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裡不柰惱人風味  
如今老我薌林世閒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  
醉花陰韓和云秋光如水釀作鵝黃蟻散入千巖佳樹  
裡惟許脩門人醉輕鈿重上風鬟不禁月冷霜寒步障

深沈歸去依然愁滿江山初劉原父亦於清平樂賦木  
犀云小山叢桂最有人畱意拂葉攀花無限思雨溼濃  
香滿袂別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閒地  
姮娥借與微芳同一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  
者正宮白苧曲賦雪者世傳紫姑神作寫至追昔燕然  
畫角寶鑰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處荅  
云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未後句又恐東君暗遣花神先  
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可喜也予舊同僚郝  
宗文嘗春初請紫姑神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

碧雞漫志卷二

十知不足齋叢書

淘沙曲云塞上早春時暖律猶微柳舒金線拂回堤料  
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晝漏漸遲遲愁損仙機幾回  
無語斂雙眉凭徧欄干十二曲日下樓西

正宮下別  
是一條

沈公述爲韓魏公之客魏公在中山門人多有賜環之  
望沈秋日作霜葉飛詞云謾贏得相思甚了東君早作  
歸來計便莫惜丹青手重與芳菲萬紅千翠爲魏公發  
也

賀方回石州慢予舊見其藁風色收寒雲影弄晴改作  
薄雨收寒斜照弄晴又冰垂玉筍向午滴瀝簷楹泥融



消盤牆陰雪改作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鴻東風消盡  
龍沙雪

宇文叔通久畱金國不得歸立春日作迎春樂曲云寶  
幡綵勝堆金縷雙燕釵頭舞人間要識春來處天際雁  
江邊樹故國鶯花又誰主念憔悴幾年羈旅把酒祝東  
風吹取人歸去

周美成初在姑蘇與管妓岳七楚雲者游甚久後歸自  
京師首訪之則已從人矣明日飲於太守蔡巒子高坐  
中見其妹作點絳脣曲寄之云遼鶴西歸故鄉多少傷  
碧雞漫志卷二  
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  
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

何文縝在館閣時飲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解帕子爲  
贈約牡丹開再集何甚屬意歸作虛  
八曲曲中隱其

名云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重來直待牡丹時  
只恐花知知後故開遲  
案詞綜云重來約在牡丹  
時只恐花枝相妒故開遲  
別來

看盡閒桃李日日欄干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  
蝴蝶遶芳叢何書此曲與趙詠道自言其張本云

王齊叟彥齡元祐副樞叟之弟任俊得聲初官太原

作望江南數十曲嘲府縣同僚遂併及帥帥怒甚因衆  
入謁面責彥齡何敢爾豈恃兄貴謂吾不能劾治耶彥  
齡執手板頓首帥前曰居下位只恐被人讒昨日只吟  
青玉案幾時曾做望江南試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衆  
亦匿笑去今別素質曲此事憑誰知證有樓前明月窗  
外花影者彥齡作也娶舒氏亦有詞翰婦翁武選彥齡  
事之素不謹因醉酒慢罵翁不能堪取女歸竟至離絕  
舒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脣曲云獨自臨  
流興來時把欄干凭舊愁新恨耗卻來時興鷺散魚潛  
煙嫩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少年時影

碧雞漫志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水調歌頭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  
上有黃鸝世傳爲魯直于建炎初見石耆翁言此莫少  
虛作也莫此詞本始耆翁能道其詳予嘗見莫浣溪沙  
曲寶釧細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  
萋又云歸夢悠颺見未真繡衾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  
楚臺春造語頗工晚年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

古書亡逸固多存於世者亦恨不盡見李義山絕句云  
本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與王昌報消息

蓋知三十六鴛鴦而唐人使王昌事尤數世多不曉古  
樂府中可互見然亦不詳也一日相逢狹路間道隘不  
容車如何兩少年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  
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鄲倡  
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  
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者滿路傍入門  
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一日河  
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  
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

碧雞漫志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  
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人  
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以三章互考之卽知  
樂府前篇所謂白玉堂與鴛鴦七十二乃盧家然義山  
稱三十六者三十六雙卽七十二也又知樂府後篇所  
謂東家王卽王昌也余少年時戲作清平樂曲贈妓盧  
姓者云盧家白玉爲堂于飛多少鴛鴦縱使東牆隔斷  
莫愁應念王昌黃戴萬亦有更漏子曲云憐宋玉許王  
昌東西鄰短牆子每戲謂人曰載萬似曾經界兩家來

蓋宋玉好色賦稱東鄰之子卽宋玉爲西鄰也東家王  
卽東鄰也載萬用事如此之工世徒知石城有莫愁不  
知洛陽亦有之前輩言樂府兩莫愁正謂此也又韓致  
光詩何必苦勞魂與夢王昌祇在此牆東業唱歌者沈  
亞之目爲聲家又曰聲黨又曰貢聲中禁案業唱歌者  
字此二十一  
字與上下文無涉似  
當析出別爲一條李義山云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  
金堂得免嫌又云欲入盧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  
對雪云又入盧家妒玉堂

陳無己作浣溪沙曲云暮葉朝花種種陳三秋作意問

碧雞漫志卷二

齒知不足齋叢書

時人安排雲雨要新清隨意且須追去馬輕衫從使著  
行塵晚窗誰念愁新本是安排雲雨要清新以末後  
詞新字韻遂倒作新清世言無己喜作莊語其弊生硬  
也詞中暗帶陳三念一兩名亦有時不莊語乎

碧雞漫志卷第三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

案鄭愚當作鄭囑下同

津

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子又攷唐史突傳開元閒涼州都督楊敬述爲瞰煌谷所敗白衣檢以涼州事樂天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

碧雞漫志卷二

一知不足齋叢書

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閒空有秋風詞李祐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裳競搖曳元微之法田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劉詩謂明皇望女几山持志求仙故退作此曲當時詩今無傳疑是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發興求仙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

謂明皇厭梨園舊曲故有此新製元詩謂明皇作此曲  
多新態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天樂然元指爲法曲  
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潤元  
之人樂且康又知其爲法曲一類也大西涼既獻此曲  
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知爲西涼創作明皇  
潤色者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一月改諸樂  
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旨旨一作止令于太常寺刊石內黃鍾  
商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  
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

碧雞漫志卷二

二知不足齋叢書

婆羅門聲調脗合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  
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惟西涼延婆羅門曲明  
皇潤色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外錄云開元六年  
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游月中見一大官府榜曰廣  
寒清虛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超煙霧  
中下視玉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素娥十餘  
人舞笑于廣庭大樹下樂音嘈雜清麗上皇歸編律成  
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翫  
月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升橋寒氣侵人遂

至月宮女仙數百素練霓衣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歸作霓裳羽衣曲鹿革事類云八月望夜葉法善與明皇游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雲回馱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皆誌明皇游月宮其一巾天師同遊初不得曲名其一羅公遠同游得今曲名其一葉法善同游得紫雲回曲名易之雖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據杜牧之華清宮詩月闌仙曲調霓作舞衣裳詩家搜奇入句非泐然信之也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游月宮聞樂聲記其

碧雞漫志卷三

三知不足齋叢書

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餘輩各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授陛下明皇雜錄及仙傳拾遺云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怪錄云開元正月望夜帝欲與葉天師觀廣陵俄虹橋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從頃之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羽衣曲而去上大悅唐人喜言開元天

寶事而荒誕相凌奪如此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條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大山閒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人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致而龜茲聽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全章餘亦未見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于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

碧雜漫志卷三

四知不足齋叢書

唐史及唐人諸集諸家小說楊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臺事戲妃事一作偶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又云朱閣沈沈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



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分散後一作飛驪宮無復聽

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

南宮遷于西宮梨園弟子玉指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

顏不怕左右獻歛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開作此舞玄宗

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

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玄宗

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

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詠云霓裳羽衣曲綿茲喪亂世罕

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

碧雞漫志卷三

五知不足齋叢書

其缺墜

按馬令南唐書昭惠后傳載後主詠云霓裳舊曲輒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

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祀程度餘律重新雅製云云灼所引似是詠後注文今失傳云蓋唐末始

不全

始一作殆

蜀檣杵稱三月上巳王衍宴怡神亭衍自執

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決非開元全章洞微

志稱五代時齊州章丘北村任六郎愛讀道書好湯餅

得犯天麥毒疾多唱異曲八月望夜待月私第六郎執

板大謔一曲有水鳥野雀數百集其舍屋傾聽自適曰

此卽昔人霓裳羽衣者衆請于何得笑而不荅既得之

邪疾使此聲果傳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

羽衣屬黃鍾商云時號越調卽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  
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  
是商又知其爲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  
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瀛府屬黃鍾宮獻仙音屬小石  
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爲法曲而瀛府獻仙音  
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聲  
亦太疏矣筆談云蒲中逍遙樓檐上有唐人橫書類梵  
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  
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曲獻仙音乃

碧雞漫志卷三

六知不足齋叢書

小石調爾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  
裳譜鈞容樂工程士守

元本作士守程下同今依錢校

以爲非是別依

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  
莫近望瀛子謂筆談知獻仙曲非是乃指爲道調法曲  
則無所著見獨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

雜志謂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  
知非逍遙樓檐上橫書耶今并程士守譜皆不傳樂天  
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遞相攬擊擗壘  
聲遞迤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

第發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即  
臺宿雲慵不飛中序璧騶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坵注  
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  
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珞鸞舞了初收翅  
唳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  
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  
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  
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  
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乎世有般涉調

碧雞漫志卷三

七知不足齋叢書

拂霓裳曲因石曼卿取作傳踏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  
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帥曾端伯增損  
其辭爲勾遣隊口號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  
自屬黃鍾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府平山  
東人王平詞學華瞻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笛  
鴻白樂天長恨歌伊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  
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  
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  
第六遍正擷入破虛催袞實催袞歇拍殺袞音律節五

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  
又唐史稱容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  
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容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子嘗笑  
之霓裳第一至第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  
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六疊以  
無拍故不舞又畫師于樂器上或吹或彈止能畫一個  
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官教坊優伶  
求利市緯呼使前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  
籠子諸伶大笑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異

普府一作普州錢校晉府

碧雞漫志卷三

八知不足齋叢書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  
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  
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土蕃史及  
開元傳信記亦云西涼州獻此曲寧王憲曰音始于宮  
散于商成于角祉羽斯曲也宮離而不屬商亂而加暴  
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之  
亂世頗思憲審音而楊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內夜與  
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流傳者  
益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來乘月登樓命

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卽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爲倚樓曲  
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于人間予謂皆非也涼州  
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內乃肅宗時那得  
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則流  
傳者益加豈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說謂妃善舞窈窕  
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錄所云夸誕無  
實獨帝御玉笛爲倚樓曲因廣之流傳人間似可信但  
非涼州耳唐史又云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于世者凡  
七宮曲曰黃鍾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  
宮高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  
曲黃鍾道調高宮者是也脞說云西涼州本在正宮正  
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王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  
命名合衆樂卽黃鍾也予謂黃鍾卽俗呼正宮崑崙豈  
能捨正宮外別製黃鍾涼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  
美名此樂工夸大之常態而脞說便謂翻入琵琶王宸  
宮調新史雖取其說止云康崑崙寓其聲于琵琶奏于  
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得之矣張  
祐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搗手便拈

金梳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幽閒鼓吹云元載子伯和  
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  
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  
試盡付崑崙崙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涼州崑崙求譜不許  
以樂之半爲贈乃傳據張祐詩上皇時已有此曲而幽  
閒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高調涼  
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弦柱  
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沈寥大呂宮俗呼高宮其商爲高  
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宮也史及脞說又  
云涼州有大遍小遍非也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攔正  
攔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指殺袞一本實催下云  
滾拍遍歇殺袞始成  
一曲此謂大遍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  
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弦家又不肯從首  
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元微之詩云逡巡大遍梁州  
徹又云梁州大遍最豪嘈及脞說謂有大遍小遍其悞  
識此乎

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  
調歇指調指一作拍林鍾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

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鍾商今夷則

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即借尺字殺即一作則宋姜夔

琴曲側商調序云琴七弦散聲具宮商角徵羽者為正

弄慢角清商宮調慢宮黃鍾調是也加變宮變徵為散

聲者曰側弄側楚側蜀側商是也側商之調久亡唐人

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子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黃

鍾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

流美也蓋慢角乃黃鍾之正側商乃黃鍾之側它言側

者同此然非三代之聲乃漢燕樂爾據此則林鍾商

當作黃鍾商又夔越九歌內側商調亦註云黃鍾商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聲慢有令而中呂

調有象甘州八聲象一作蒙下同他宮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

宮調制引 慢近令制一作轉蓋度曲者常態常一作嫩若象甘

州八聲即是用其法于中呂調此例甚廣偽蜀毛文錫

有甘州遍顧瓊李珣有倒排甘州顧瓊又有甘州子皆

不著宮調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

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

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修之制踰於公侯唐史吐蕃

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

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案姜夔夔醉吟商詞序

碧雞漫志卷三

士知不足齋叢書

胡渭州作湖渭州

六么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  
綠腰散序多攏撚又云管兒還為彈綠腰綠腰依舊聲  
迢迢又云遂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  
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為綠腰玉  
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秦涼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  
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自  
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  
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弦繁拍漸凋綠腰  
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未免愁一作人聽

碧雜漫志卷三

士知不足齋叢書

殘 軀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

故知唐人以腰作么者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  
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  
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  
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嘗  
患講之未詳卒然而發事與理交違幸有証之者不過  
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以憤憤或遭禍于天下  
樂曲不足道也琵琶錄又云正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  
手兩市樓抵鬪聲樂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綠腰



必謂無敵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  
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  
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么行于世  
者四曰黃鍾羽卽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卽俗呼中呂  
調曰林鍾羽卽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卽俗呼仙呂調  
皆羽調也崑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羽調  
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  
一類乎或他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  
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  
其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曲節抑  
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球六么至花十八益奇

碧雞漫志卷三

十三知不足齋叢書

齊雜漫志卷第四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書話云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著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謠之曰蘭陵王入陣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虞美人陸說稱起于項籍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當時非也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

碧雜漫志卷四

一知不足齋叢書

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菲寂寞寄<sub>菲一作</sub>枝心舊曲聞來似斂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慷慨<sub>尊前</sub>為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為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襖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鬢髮花無主手中<sub>筆</sub>鈔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鶯萬<sub>和</sub>之聲<sub>倒</sub>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為英雄少楚歌聲起作

依一似

水亦流

案錢校本霧圖下元缺九字別本有似冰東

子案陳耀文花草稗編載此  
作玉恨佳人血淚滿葛荒蕪老蕪城暮一本云蔓

瓜與調 台似誤玉貌知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

當年魂魄未消磨作時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

虞美人草如雞冠花葉兩兩相對爲唱虞美人曲應拍

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襄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

如雞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掌之狀

頗中節拍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

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

掌謳曲葉動如舞益部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云今世所

碧雞漫志卷四

一知不足齋叢書

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爲歌

氣所動其莖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爲娛耳筆談

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遇人唱虞美人

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曲皆吳音也

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目

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相近而草輒應之

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吳

音東齋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予攷

六家說各有異同方物圖贊最穿鑿無所稽據舊曲固

非虞姬作若便謂下音俚調嗜其甚矣亦聞蜀中數處  
有此草予皆未之見恐種族異則所感歌亦異然舊曲  
三其一屬中呂調其一中呂宮近世轉入黃鍾宮此草  
應拍而舞應舊曲乎新曲乎桑氏吳音合舊曲乎新曲  
乎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吳草與蜀產有無同類也

一本云有

異同  
至耶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  
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  
邴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慎毋從行宮君也

碧雞漫志卷四

三知不足齋叢書

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回矣據理道要諛唐時安公  
子在太簇角今已不傳其見于世者中呂調有近般涉  
調有合然尾聲皆無所歸宿亦異矣

水調歌理道要諛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數  
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  
音調之異名今決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

調歌卽是水調中製歌也

一本云非水  
調中製歌也

世以今曲水調

歌爲煬帝自製今曲迺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呂商則今  
俗呼中管林鍾商也脍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

時所製聲韻悲切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曰不  
返矣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

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順一作闕議欲遷幸帝

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

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

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

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

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

何人脛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

碧雜漫志卷四

四知不足齋叢書

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

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

唐近事云元宗畱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命樂工

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

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杯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旣曰

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外史檣杪

云王衍泛舟巡闈中舟子皆衣錦繡自製水調銀漢曲

自製上一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

調歌迺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雖首尾亦各有五

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仄韻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製河傳不傳人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合也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坐部伎一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製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

碧雞漫志卷四

五知不足齋叢書

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袂竝畫鸚鵡冠作鳥象又云今嶺南有鳥似鸚鵡能言名吉音異哉

武后也其爲昭儀至篡奪殺一后一妃而殺王侯將相中外士大夫不可勝計凶忍之極又殺諸武僅有免者又最甚則親生四子殺其二廢徙其一獨睿宗危得脫視他人性命如鷲草至聞鳥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改年號永昌又因二齒生改號長壽又號延載又號天冊萬歲又號萬歲通天又號長安自昔紀號祈祝未有如后之甚者在衆人則欲速死在一身則欲長久一身一作已身

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談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  
或曰卽鳥歌萬歲樂也又舊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  
劉宏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今黃鍾宮亦有萬  
歲樂不知起前曲或後曲

夜半樂唐史云民間以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  
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明皇自  
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  
樂曲今黃鍾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呂調有慢有近拍有  
序不知何者爲正

碧雞漫志卷四

六行不足齋藏書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專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  
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  
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  
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聲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嬰刑  
繫在囹圄閑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元宗一唱  
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府親題樂府纂甚矣  
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喜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  
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盧氏  
雜說云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興牡丹賦

歎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柘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卽知非舊曲樂府雜錄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坐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稱妙絕白秀才者曰家

碧雞漫志卷四

七知不足齋叢書

有聲妓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子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邪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祐作孟才人歎云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吊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尙溫而腸已絕一云肌尙溫而腸已斷上崩將徙柩舉



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觀至乃舉僞蜀孫光憲何滿子一章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河還其恩深似爲孟才人發祐父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凌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爲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閒楊妃外傳云上夢豔女梳交心髻大襲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

碧雞漫志卷四

八知不足齋叢書

曲夢中爲鼓胡琴作凌波曲後于凌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池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粟妝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名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鍾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鍾宮卽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卽古之仲呂宮也其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鍾商也皆不傳予問諸樂工云舊見凌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

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爲能招來鬼神  
乎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  
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  
枝香脍說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  
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甚北開籠時香滿二室  
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  
在驪山命小部音聲于長生殿奏新曲音聲一作張樂未有名  
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

碧雞漫志卷四

九知不足齋叢書

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  
句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  
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遯齋閒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  
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美美一作好而失  
事實予觀小杜華清長篇又有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  
筐之語其後歐陽永叔詞亦云一從魂散馬嵬閒只有  
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唐史既出永叔宜此詞亦爾也  
今歇指大石兩調歇指一作歇拍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爲木曲  
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

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  
以笛效吹故張祐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  
宮來官作間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  
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濫濫塞管孤吹新阿濫卽  
謂阿濫堆江湖閒尙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樂  
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埴屬黃  
鍾羽夾鍾商俗呼雙調而黃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  
道要訣稱黃鍾羽時號黃鍾商調皆不可曉也

碧雞漫志卷四

十知不足齋叢書

碧雞漫志卷第五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

煙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

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救街

中許然燭春嬌滿眼淚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

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

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溢嚴安之韋黃裳輩闕易

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

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

邠元本作仰今從元氏長慶集校改

碧雞漫志卷五

一知不足齋叢書

看人能聽否皆悄然奉詔然明皇不欲奪俠游之盛未

嘗置在宮禁歲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

開元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宮伎中第一帝嘗曰

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

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爲天寶間所製曲子固疑之然

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填連昌詞入此曲

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官大石調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

雨瀟瀟旬一作日棧道中間鈴聲帝方悼念貴妃採其聲爲

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箏篋

箏篋一作簫因吹之遂傳于世予考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

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桐縣地名上

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

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為天子猶魂斷

窮著荷衣好涕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

少年辛苦今飄蕩空媿先生教聚螢空一作深世傳明皇宿

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鈴作何語曰

謂陛下特郎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

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官嬪御

多非舊人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

悽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

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

云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藥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

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祐詩云雨淋鈴夜卻歸秦猶是

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

即張野狐也或謂祐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

楊妃外傳不同祐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

知不足齋叢書

卻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弦濕冰泉嗚咽流鶯澀因茲彈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今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  
真本曲遺聲

清平樂松窗錄云開元中禁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焉用舊詞爲命龜年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承詔賦詞龜年以進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

碧雅漫志卷五

知不足齋叢書

太真妃笑傾歌意甚厚張君房勝說指此爲清平樂曲

皇宣白進清平調詞乃是令白于清平調中製詞

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之謂

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況白詞

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目

曰清平詞然唐人不深攷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

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黃鍾宮黃鍾商兩音者歐陽

炯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春光好羯鼓錄云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

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異他判斷命  
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坼上  
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今夾鍾宮春光好唐以  
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鍾宮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律  
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坼久矣此必正月用二  
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  
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  
可及作菩薩蠻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迺宣宗  
碧雞漫志卷五  
四知不足齋叢書

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  
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  
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止此  
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類耳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  
亦名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  
第三江南憶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子考  
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  
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爲謝秋娘作此曲已出兩

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予嘗歎世間有改易錯亂悞人者是也

文淑子盧氏雜說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淑爲入內大德得罪流之弟子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猶作師講聲上採其聲製曲曰文淑子子考資治通鑑敬宗寶曆二年六月己卯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淑俗講敬文相繼年祀極近豈有二文淑哉至所謂俗講則不可曉意此僧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羣小至使人主臨觀爲一笑之樂死

稗雜漫志卷五

五知不足齋叢書

尙晚也今黃鍾宮大石調林鍾商歇指調指一作拍皆有十拍令未知孰是而淑字或悞作序并緒

鹽角兒嘉祐雜誌云梅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鹽於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鹽角兒令是也歐

陽永叔嘗製詞

喝馱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

府界檢澇戶田界一作丞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

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羈僕王侃詣之延坐飲

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



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姊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日大姊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姊及戰得勝回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俗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莊皇入洛亦愛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瓊瑤集有鳳臺一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道調宮有慢勾讀與古不類耳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

碧雜漫志卷五

六知不足齋叢書

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麗者一云采其尤豔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

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竝陳後主造恆與宮

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一本太樂令上有時字

採其尤輕豔者爲此曲予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遂

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翻王氣終翻一作殘景

陽鐘動曉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

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幾欺江

總綺閣塵銷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

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燕國又云  
後庭餘唱落船窗又云後庭新聲歎樵牧歎又云不

知卽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雞冠花有一種

小者高不過五六尺尺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世

目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

樹似槐而葉細上人謂之玉樹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

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子謂雲陽旣

有玉樹卽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

者疑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

碧雞漫志卷五

七知不足齋叢書

者僞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  
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合也今曲在兩段各六  
句亦合也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訥尙書  
餞於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有云爲公唱  
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西河在  
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勝說云張紅紅者  
大歷初隨父歌勺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納爲姬自傳  
其藝穎悟絕倫有樂工取古西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

有新聲未進開先歌於青青令紅紅潛聽以小豆數合  
記其拍給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  
不失樂工大驚請與相見歎伏不已兼云有一聲不穩  
今已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  
曲小娘子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歷開樂工  
加減節奏紅紅又正聲而已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  
曲僞屬李珣瓊瑤集亦有之勾讀各異然皆今曲子不  
知孰爲古製林鍾羽併大歷加減者近世有長命女令  
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勾讀並非舊曲又別出

碧雜漫志卷五

久知不足齋叢書

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蓋西河長命女本林  
鍾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呂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楊柳枝鑑戒錄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云萬里  
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  
龍舟更不同又云樂苑隋事已空

樂苑鑑戒錄作梁苑

萬條猶

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祐折楊柳枝兩絕句其一

云莫折宮前楊柳枝元宗曾向笛中吹

元宗一傷心日作當時

暮烟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

樂府雜錄云白傅作楊柳枝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

唱和此曲詞白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  
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重翻怨調才子與妍詞注云  
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  
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  
其別創詞也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  
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竝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  
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  
側字起頭平字起頭者十之一二今詞盡皆側字起頭  
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差穩耳

碧雞漫志卷五

九知不足齋叢書

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  
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孟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  
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爲杖樂工  
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爲唱徹  
衆已盡記於是終席動此曲封既行守密寫曲譜言封  
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倡  
優作襪褱數婦人抱男女筐管歌麥秀兩岐之曲叙其  
拾麥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金州不復言矣今世  
所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鍾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

今曲不類

己酉三月望日錢遵王假毛黼季汲古閣本校定  
闕惜家藏舊本少第二卷無從是正為恨

乾隆己亥小春吳門陸紹曾據鍾人傑唐宋叢書本

重校一過鍾本節刪過半益知此本為佳耳金簪

左書

碧雞漫志卷第五

碧雞漫志卷五

十知不足齋叢書

